

張大千擺龍門陣(下)

羅才榮

尊師的眼淚

張大千先生畫室牆壁上，經常掛着一副對聯，聯語是：

「飲酒一石亦醉
倚馬萬言可成」

這副對聯，是大千先生另一位老師曾熙寫的，是他李老師梅盒先生的朋友。

談到這位曾老師，大千先生眼眶潮濕，淚水幾乎奪眶而出，說話的聲音也變得瘡啞了，他說：

「曾老師一再勉勵我，要有『理學』修養，不能學到『程朱』，也要學到『曾左』。」

「所以今天凡是和我拉手的人決不是我的學生。」

「在課堂上聽過我講一次課的，我也不承認他是我的學生。」

「因為師生之間不但要有『教』，更要有『愛』。」大千先生接着講了一則故事。

「在上海我向一位陳老先生買了一張畫，說明一千四百元，我只付了六百元，另八百元一時

籌措不及，而陳老先生又忙着回江西，行期已定，我正在為難的時候，曾老師突然乘馬車到了我的家。」

「曾老師是從不到學生家去的，他一進門就吩咐馬車夫回家，並說：『今天我要在這裏吃午飯』，接着曾老師對我說：『我很喜歡吃你廚子做的肉片湯』。」

我忙着交代廚房，準備肉片湯，老師又說：

「大千，這幾天有什麼為難的事嗎？」

我相當驚訝，一時答不上話，老師接着說：

「聽說你買了陳老先生一幅畫，還有八百元未付，陳老先生明天就要搭船回江西，你今天一定要把錢送去。」

我正難以啓齒，說出我的困難，老師又說：

「這裏有八百元，是我太太生日，我兒子寄來給他媽媽祝壽的，我太太是鄉下人，收到二百元已就心滿意足了，這八百元我特別私下留給你，不讓她知道就是，這樣你和陳老先生的問題都解決了。」

「老師就在身邊取出八百元給我。」

大千先生說到他接到錢的時候，那種感動的

心情，雖然事隔數十年，想起來尊師的眼淚還不斷流下來。

「我很少看見老師罵人和說刻薄話」，大千先生繼續說：

「只有對康有為，李老師寫了一封信罵過他。『事情是這樣的。』

「李老師梅盒先生有一幅陳搏老祖寫的對聯，花了六百塊錢買來的，不久就被康有為借去臨摹不還了，康的字體就是學的陳搏老祖的字體，曾老師就寫信罵他說：

『伯夷叔齊，聖之「清」者也

孔子，聖之「時」者也。

康有為，聖之「騙」者也。』

「又一次，有一個人拿一幅畫來賣，價錢很高，老師喜歡這幅畫，愛不釋手，師母嫌貴，提議不買，賣畫的人已經走了，老師對我說：

『大千，你去追，我不能失去這張畫。』

「我把賣畫的人追回來，師母還是不肯，老師生氣了。高聲的說：

『我是一條牛，整天為你們做活，你們也要讓我吃一點青草呀！』

「那時候老師賣字，一尺一元，完全作爲家用。師母聽老師這樣說，也就同意了。」

談到師母對老師的合作，大千先生忽然想起他的老友溥心畬和他的如夫人來。

大千先生說：

「我和溥心畬曾同住頤和園，我與他常相過從，心畬當時仍保存着皇室王爺的生活，一聲送客，馬上有隨從排列兩旁，各持燈籠，照耀如同白日。」

「他的如夫人對我特別殷勤，因爲當時有『南張北溥』的傳言，如夫人希望我們兩人合作作畫，自然價值不凡，本來心畬的性格是不和任何人共同作畫的，因爲如夫人的關係亦只好和我合作了，我們合作的畫，都被如夫人收去不知下落了。」

「心畬愛如夫人，也畏如夫人，他們閨房之內，生活並不太愉快，但心畬愛面子，始終袒護他的如夫人，不對外承認。」

「我那位弟弟張目寒對他們家庭之間的事最了解。」

「記得心畬到臺灣那一天，我亦從香港來臺灣，陳辭修先生約集臺灣文藝界朋友歡宴我們，這些文藝界朋友又聯合在圓山飯店請我和心畬，心畬携義子參加，我看見他的義子衣裳單薄，就請目寒老弟代我贈一百元港幣給溥嫂，爲他義子添一點衣服，目寒說：

『你不能給溥嫂，給了她，她還是不會爲他添製衣服。』

「後來，心畬到日本，久久不歸，引起他去大陸的傳言，其實心畬是逃避現實，在日本住

在一間金谷小旅館裏，早上只吃一塊麵包，生活十分艱苦，最後還是目寒老弟建議，只要把如夫人送到日本，保證心畬立即回國。」

「他的猜想果然不錯。」

大千先生爲他的老友早逝，感到哀傷，但也蘊藏着老友遭遇，有不少難言之隱。

因爲他要到外雙溪的別墅去看施工情形，我們的談話終止了。

他一定要送我到門口，他說：

「我的曾老師，送客人一定要到門口，這是理性的修養。」

我步上電梯，始終難忘，師道尊嚴，感人甚深。剛才大千先生談到曾老師送他八百塊錢那一種回憶的感激的淚痕，眞使我認識了人性的偉大。

我是「小人」

在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和張大千先生、張羣岳軍先生、黃季陸先生等一同吃飯。

席間隨便聊天。

岳軍先生說：「我只能坐着說話，不能站起來說話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大家異口同聲的問。岳軍先生繼續說：

「記得有一年開軍事會議，和陳辭修先生並坐在一起，辭修先生要我站起來講話，我堅決不肯，他問我什麼原因？我說：

『四川人不能站着說話，因爲『川』字立起來加一個『言』字，就是『訓』了，誰願意聽』

訓』呢？」

岳軍先生說完這則故事，示意大千先生說：「你最會擺龍門陣了，也來擺一個。」

大千先生說：「不行，我是小人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『小人』呢？」我插進一句。

「你當然知道『君子動口，小人動手』這句話吧！我成天都在動手呢！不是小人是什麼？」

大家哄然一笑，轉請季陸先生也說個笑話，季陸先生說：

「從前有一個國王，喜歡把人去喂獅子作樂，有一天拋下一個人到獸檻去，獅子迎面撲來，十分凶惡，那個人便附着獅子耳朵說幾句話，獅子就退却溫馴地不那樣凶惡的咬他了。國王很奇怪，就叫那個人來問：『你說的什麼話，獅子聽了會轉變主意呢？』那人說：

『我對獅子悄悄地說：你如果再咬，我就要對你擺起龍門陣來了。』」

大家又一陣笑聲，被季陸先生嘲笑成了野獸。

這一餐飯吃得很快，岳軍先生和季陸先生非常豪飲，餐後大家還攝影留念。

分別後，我忙着籌備國民大會招待處的工作，很久沒有去和大千先生擺龍門陣了！

年前，王聯奎兄告訴我大千先生畫有一張畫送我，托他轉交給我，建議我自己去取，我便在一個明朗的早晨，走訪雲河小榭！

大千先生已經起床，開着大門看報。

「爲什麼不開門？」我問。

「爲了避免開門。」大千先生爽朗地說，我

意識到每天早上有不少客人來訪，頻頻開門，本是一件麻煩的事。

「今天報上載有您將畫一幅梅花送范園焱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他在電話上對我說了一句『在大陸上那裏敢想個人的生日呵！』這句話真令我感動。」

由於范園焱一句話，引發了大千先生說出他來臺灣的一段往事。

「三十八年，我應印度尼赫魯總理的邀請，準備去新德里爲印度政府鑑別壁畫，同時也展出我摹臨的敦煌壁畫，道出香港，覺得來臺灣一遊是一個好機會，就搭船來臺灣，海天一色，意境幽閒，暫時忘去了滿天烽火，到了臺北，高嶺梅先生要我去拜訪東南軍政長官陳辭修先生，我表示拒絕。一來我和辭修先生只一面之緣，那是多年以前，我住在成都昭覺寺，有一天，白崇禧偕一位將軍來看我，經介紹才知道就是辭修先生，他參觀我的畫，隨便談談便告別了，從此，我們沒有再見面。二來我這個人生來就不願到大人先生的門上去遞名片、候見，那種滋味受不了，所以我拒絕了。」

無奈嶺梅先生很熱情的說：「一切不要你煩擾，我聯絡好之後，你準時坐車去一見便是了。」並爲我借來一輛吉普車，我只好去了。

那知我這偶然的一見，對於我未來的人生，起了很大的變化。

辭修先生一見面就問我：

「你成都昭覺寺那些畫還在嗎？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？」

「還在，在成都我的家中。」我回答。

「哎！你趕快回成都去搶運出來，那是國寶呀！」

我吃了一驚，不明究竟，辭修先生補說了一句：「成都就在這一兩天內可能會淪陷了。」

成都去來

「這不幸的消息，頓時使我原本輕鬆無掛，準備在臺灣痛快遊玩幾天，飽覽寶島風光的心情，突然緊張得倉促無措了。」

「『你馬上電話告訴周司令（周至柔，當時是空軍司令）爲大千先生準備兩天內即可回成都來臺灣的飛機機位，明天就動身。』辭修先生立即轉首叮囑正在旁座陪見的蒲薛鳳秘書長爲我安排機位。」

「我就這樣在第二天早晨，抱着一盒餅乾上飛機飛成都了。在臺灣，只留下臺北市街道的一些印象。」

「不久以前，聯合報王惕吾先生請我畫一張畫送周至柔將軍生日，我表示不能收潤金，他問我什麼原因，我說：『我欠了他的債，正好藉此還債了……』不過，周至柔先生是不會知道我欠他什麼債的。那知飛機飛到海南島，因爲發生故障，必須停下來修理，我唯一的一盒餅乾，早在機上請客吃光了。飛機師姓余，他很客氣邀我到街上吃晚飯，我虛偽地爲着面子拒絕了，他就留下一些臺灣帶來的水果給我走了，我在機上吃着水果當晚餐，果酸刺激胃液幫助了消化，到了半夜

，餓得我心裏發慌，忍到天明，余機師才爲我帶來兩個燒餅，但仍遏制不了燃燒的餓火。

「到了成都機場，出乎意外地命令規定飛機師不能離開飛機，所以余機師很抱歉的對我表示不能駕車送我返家，我在機場一望，人潮洶湧，秩序很亂，實在也難覺得交通工具回家，看看夜幕低垂，機場四週亮起星星的燈火，我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，余機師突然駕着一輛卡車來了，他說：『趁這傍晚的時候，我抽空弄到一輛卡車，送你回家吧！』我才在絕望中再得到生存的希望。」

「後來我來臺灣才知道余機師因空難受傷，兩腿鋸斷了。前幾年，我由巴西回國，他還坐着輪椅來飛機場接我，真使我感動萬分。」

「到了家，忙着收拾我歷年收集的古畫和自己心愛的作品，同時，和空軍單位聯繫回臺灣的機位，第一次的回答是只能載我一人走，只好電臺灣向辭修先生陳情，第二次得到的回答，是可以帶我太太走，不能帶小孩走，但是我的太太和小孩分不開，相依爲命，小孩不能走，她也不走，我只好再厚着臉皮向辭修先生再請求，第三次的回答，是小孩也可帶走，但是絕不能帶行李走。行李我當然可以拋棄不帶，我的畫呢？搶運我的畫是回成都的目的，畫帶不走，不是空同一趟嗎？但我實不能再對辭修先生有什麼要求，最後才去軍校拜訪張岳軍先生，經過了三關，總算和岳軍先生見面了，我說：

「你很忙，我們可以談幾分鐘的話嗎？」

「半小時都不要緊，半小時後就無時間了。」岳軍先生說。

「我們正要開始談話，總統走進房間來了，岳軍先生馬上向總統報告我的名字，總統沉默地點點頭就出去了，看來很不愉快。我問岳軍先生什麼原因，岳軍先生說：

『四川軍閥劉自乾、潘又華……他們要造反……』

「岳軍先生問我什麼事，我就告訴他畫搶運不走，岳軍先生說：『你分一部份給夏武官功權，一部份給徐司令煥昇替你帶到臺灣吧！』當時岳軍先生並沒有說明我本人是不是也可帶一部份。到了飛機場，把飛機證拿出來看，才發現上面註明『奉諭張大千先生除隨身應帶行李重量外可超帶八十公斤。』時間已經無法用上了。去飛機場是軍校張校長座車送我去的。

「這些古畫和我的作品，在烽火中能够運來臺灣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，我深深以為絕不能由我個人私有，所以幾年前，我全部捐贈故宮博物院了。捐了之後，我心靈上才算消失了一種隱藏的不安。」

「飛機到了臺灣，降落在嘉義機場，身上沒有一文錢，住進一間小旅館，旅館老板也姓余，對我也十分熱情，不但不收房錢，還墊錢給我買了三張頭等車票，找回的一點零錢，余老板亦親切地交給我說：

『留在身邊零用吧！』

「火車尚未開行，我看車站上小販賣的西瓜又大又圓，十分可愛，就把余老板給我的零錢全部買西瓜了。」

「火車開行不久，很想喝茶，那知道車上的

茶要現錢買，我當時一文莫名，只好忍着口渴，不斷看窗外的原野向後移動，打發難熬的時間。」

「火車不知道停在那一站，上來八個海軍軍官，穿着白色整齊的制服，一看見我就打招呼，立即叫茶房爲我泡茶，這三杯茶真如玉液瓊漿，使我解除了口渴，不久他們就下車了，下車前我要他們每人簽個名，並把通信處留下，到了臺北，我就每人送他一幅畫，黃君璧先生知道了，就開玩笑地對我說：『你把我們的行規破壞了，八幅畫才賣三杯茶錢呢？』雖然是一個笑話，但就

我的感受來說：那三杯茶，實蘊育着無限的溫情，無法以金錢的多少來計量的。我體會到，還是山東人賣打藥開場的那兩句老話：『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』

講到這裏，早餐送上了，那天吃的是「燒餅」和四川的「沖沖糕」，大千先生說燒餅是臺北第一，在景美橋下一條小巷裏，在沒有發現之前，永和一間燒餅店在大千先生心中是第一位，自從發現了景美橋下的燒餅之後，永和燒餅就退居第二位了，我吃來確實別有風味。

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舉凡人物傳記、趣事軼聞、真實傳奇、旅遊記趣、生活體驗、科學新知等稿件，均所歡迎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壹萬字（長稿取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稿酬從優，出版後得酌送稿費或贈本誌及「時代文摘」。經採用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」及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作者來稿務請影印一份自己留存，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，如必須退稿，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，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之二號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